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皇甫少玄集卷二十四至二十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坦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莊通敏

謄録監生臣王宮

皇甫少玄集卷二十四

明 皇甫涍 撰

序

奉賀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晉溪王公平土番序

國家封哈密為榆關以西之外藩當時哈密既强又受有大朝顯封諸番莫敢抗也逮成化弘治以來土魯番强噬諸番奪哈密逐其君積六十年漸不可制孝宗皇

帝雖常命文武大臣興師問罪擣其巢穴王師比還而驕悍如故賞之不厭其心威之不致其畏固亦執事諸公之過也何也國家以一統之盛臣服萬方土魯番雖强竊據西北一席之地而叛服不常如此我義未直兵則何畏彼求方劇予則何恩是以信義不行綏靖無法徒廑廟堂籌顧之憂無補彊圉侵陵之患而中朝士夫又重聲譽而畧綜核騰口說而賤事體允蹈者少浮夸者多遂使生靈厄於原野轉輸殛於道塗非執事諸公

之過哉今天子嗣歷繼統起前少師吏部尚書晉溪公於戎伍改兵部尚書授以節鉞總督玆事公至萃邊方重臣於帷幄而諭之曰朝廷之於外藩固不可過撫以納侮亦不可深拒以窮兵惟順則撫故賞斯恩焉惟逆則拒故威斯畏焉諸君歷事既久顧不足以知其故乎回鶻賈販耳仰甘涼以為利藉市易以厚生徃者侵万物而紲信義勒貢獻以啓釁尤吾輩固不仍小跡矣曷求所以固圉息兵之道乎乃出其羈使納其貢物擊窺

視之姦輸歸土之諭於是混淆者草扦格者通方物無棓克之虞勘報無稽留之咎覲其顬天改過遣使獻誠則羣情大悅盛德丕宣可知矣六十餘年難制之寇一旦以笑談決之固信義無紕於我而恩威允協其心當時執事諸公何獨不若此哉嘗見甘肅鎮撫挽留之疏謂公是非可否毋明辨於經畫之時成敗利鈍不取必於智謀之末敢於任事而行人之所難行善於應變而決人之所難決遂能展布四體康濟一方斯實録矣厥

功既聞天子嘉之甘肅諸公因父老感激之意地方寧謐之餘徵文賀公予不佞故敢即當時之事所私見者與公之所已行者叙之後之觀者倘有取焉亦可以知國家之長計矣

送菲泉來子令奉新序

菲泉來子以會試第二人登進士既而授奉新令人咸曰惜矣來子之為令也告之曰來子之行宜為人所共惜然惜之者私也非知來子而愛之者也若以為文之

弗慊於令乎昔在聖門有居文學之科而播絃歌之化者矣子游是也抑以令之所從事者代來子不屑之乎漢之時有聲中興嘗樹甚盛之業者而茂陵之政實始基之矣則魏相是也盖古之通治體者鮮不以親民為首務最著者莫若漢故漢多循吏一方俗化之美或有三代之遺焉此由上之人有以作之也降是則不然矣故後世非無漢之俗無漢之吏也開元之間嘗有意於作之矣惟時有上輟華省而乞遠禁闥者此曲江相業

也儒者之道未有優於文而不能推之政者若韓氏歐陽氏蘇氏曾氏以文章振耀百代其吏蹟皆可考見彼得遊於聖門者又不假言也故凡若所謂惜者皆未得為知來子而愛之也士君子以康阜一世為志遭遇聖天子崇慎守令將舉卓軼漢唐之治而又中外相通罔有滯倖豪傑之士固宜昂首抗足以赴君相一德之會吾黨為來子賀可也而暇惜之乎予知來子深矣盖非不達於政之為患而惟蔽惑於俗無以自振之為患也來

子其往矣慎自愛息響武城升獻宣室豈獨擅於古之人哉在來子之能辨惑耳衆所惜者是大惑也來子將行徵余文為贈予方有遠憂未即副之繼而以朱君時言之請且曰來子不愠於為令而戚於子之無言也義不能辭故道文之必可以為政與令之可重而不可輕者聊以振來子

送陳德宣尹候官序

士之始仕也以縣為難以縣治之附郡者為尤難則附

省者其難又可知也蓋縣之難為百職萃焉難為而易為也以其勢之尊也事之遂也守之公也務之勤也若是者凡遠乎省郡者恒得以成其易而或郡日以臨之藩憲旦夕以督之吏胥持牒怙勢踵相接乎其庭一弗讎焉嘖有煩言鼠黠蟲蝕互扇以逞況縣或抗列詭民雜壤駢𮉚蔓獄一有為於其間相視莫敢輒先猜疑無方謟畏滋興用是尊者或以凌遂者或以撓公者或以敗勤者或以間故曰附省者其難又可知也談治者則

曰是皆無患患已之不立耳已誠立矣是皆有所增益於我者也日臨於郡可以程夫事也旦夕督於藩憲可以多夫懼也羣慝之作不奪之操所由以振也交梗之勢旁行之宜所由以彰也然則勢未嘗不尊也事未嘗不遂也守未嘗不公也務未嘗不勤也已立矣則易難以植已不立則失恒以隳此君子所以重乎已也閩之侯官附乎省而三邑鼎峙其難殆與他治相百也太倉陳君德宣往歲與予同舉於鄉壬辰之春又與予同舉

春宫既而德宣領侯官予知德宣矣順而不滯毅而不阿靖而不毀恪而不反其素所蓄積者也順則無所凌其尊毅則無所撓其遂靖則無所敗其公恪則無所間其勤操是以往頃之有稱善治而最閩省者其必君也夫德宣過余告别余不能無言故道省縣之難為與德宣之所素有者如此推所有而善施之當諒余言之有徵也

贈白溪陸君任嚴州節推序

世所謂賢豪人者詎不難哉君子覩籍而嘆志士希風而鶩鮮不病之咸病其難也夫匪覯之難全之難也盖沛越給敏曰才四者之才以濟用翕舒恒則曰守四者之守以順變幽凝宏朗曰量四者之量以廣業有其才矣而守不足履患斯弗亨矣有其守矣而量不充遇斯通不遇斯塞矣故曰匪覯之難全之難也吾稱白溪陸君少有大志卓犖不羣結廬白溪之上讀書三十年博窺而研討尤喜論治道而於古今沿草之故興亂之跡究

極其藴槩如也縉紳鉛槧之士生而後陸君者以師陸君為榮先陸君者以不友陸君為恥陸君又進而與四方之名卿鉅儒游故其詣益邃雄昌而肆大莫禦之也然僅一舉於鄉禮部輙試不第乃嘉靖十七年之春則又不第君慨然曰世之需才也設之名以限之可也士之求用也亦因以自限可乎於是就吏部試大冢宰靈寶許公閲其文曰是老法家之筆也擢異等授嚴州府推官浙郡十一而嚴號難治為民嚚而獄滋也嚴之士

大夫曰吾嚴民命懸諸司刑司刑者誠得其人則一郡理不得其人則一郡亂故銓者慎擇之匪進士弗以所從來久矣惟時廣三塗以用士議者甚詳將以救溢扶微著為法守或者猶眩名實遲徊而不忍進君獨就之不疑雖握異等佐上郡人為君歉望而君不少介於其中是必有幽凝宏朗之量而不眩於名實之際其過人遠矣夫君之守固窮而不變乎諸人最久其才則行且效於時化囂而淳易滋而平矣惟其量有非衆人所能

識者而要之茂猷底績以稱聖世敷求之意必幽凝宏朗者得之故才非難也守為難守非難也量為難嗟乎陸君非所謂賢豪間者耶序陸君行者表其微而賢之無所懋陸君云

奉贈困齋歐公之任延平序

客有談選舉者曰美哉漢行彬彬乎卓矣於時天下之材未有限格羔鴈之禮徧乎幽遐訖乎季世而風猶存焉然則典謨之載三代之法未足稱歟嗟乎三代之際

未易言也後王之際漓而不臻非治不逮古材之不逮也材之不逮科限之也惟我元后玄覽逖軌卓躒不羣以次貫行啓塞賢之途勤勸駕之詔蓋昔之躝闒不彰憤於藪薄圭蓬之間者咸始盱衡而進飆舉雲合有足冀焉若今高涼困齋歐公不謂逮古之材耶使公生建元元光間有不翘於時哉公應貢入太學選為延平推官畀畀者視之一以為希濶殊數矣而考覵究論公貞頤邃探潛穎不曜而於古今治亂之跡四海之内綮如

也盖高凉之墟獲與公遊者鮮不蒸於善縉紳先生之徒閲古景行每恨不獲與陳仲弓王彦方之倫並時而生自公論之即如仲弓彦方得專美一世哉公獲遇合僅若後世不可徒步相耶嗟乎美哉漢行非虚言也或曰公俯然抑已而競於恵者也遇物則矜喜愠之色弗形恥言人之過一命而為法家者流是為當其才乎曰公之才又奚之而不可也遇物則矜是其心之仁也喜愠之色弗形是其藴之深也恥言人之過是將敏於辟

不疑於麗罰一人而可以勸百人者也爾以為法家者流必皆詆欺文致峻纚酷施者耶司封李公往年嘗為刑曹矣凡所讞即無弗允者嘗曰昔受政學於舅氏困齋先生蓋深致意於慎刑矣挾慧而蔑程者其蔽則嫚其忒則亂耽約而掠情者其蔽則罔其忒則疎蓄疑而寡斷者其蔽則靡其忒則滯欒㬇而博逮者其蔽則煩其忒則怨畏威而易比者其蔽則狥其忒則僭懷恵而煦奸者其蔽則愚其忒則縱夫是之謂六忒六忒屏而

後小大之獄可以無失矣所謂慎刑者其論如此予固奉以周旋而弗敢墜焉者也故曰公之才又奚之而不可也書曰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其公之謂乎公行凡司封公門下士咸祖於郊為歌詩以送之而涛則為之序

贈莪齋陳子令壽寧序

壽寧為閩中巖邑故政和福安地景泰中始割置壽寧云閩之郡有八建寧郡與括蒼上饒壤接峻山叢林盜所窟穴皇明特設兵備一人專治其地故建寧要害郡

也其在壽寧譬衣之有齊縫室之有奥突譬諸要害則吭喉間也然則壽寧雖蕞爾邑其治重諸閩持衡者擇望人才士往莅焉可也往歲吾鄉陽湖王子由刑曹擢建寧兵備非齋夏子亦由刑曹擢守建寧不浹旬而二命繼下閩之士大夫以二子並穪雇也訊皇甫子焉曰吾黨之得二子也則建寧治乎皇甫子應之曰治矣哉王子純孝人也其政不察察乎而有紀夏毅直而不汚又建安之故守也其去建安民思之皇皇若有失自古

論盜非克殄絕之難惟服馴之難考二子之德則所謂柔克剛克者也乃夏子則益之以習而理二子譬之翼而翔焉驂而馳焉者故曰治今年夏余友莪齋陳子謁選得壽寧陳子間過辭余乃曰不敏往令壽寧吾子其何以教我皇甫子曰陳子之治云何陳子應曰壽寧盜區其民悍嚚不識上下之節禮義之教其土瘠其財傷其政弛其害滋然則余何知其惟訓諭以端始規物以貞教民吾子也吾煦之奠之盜吾民也吾感之格之亦

弗忍刈之而已余曰有是哉曩余論建寧治嘉二子之遭也實克相濟以有成乃若子之身實兼二子之長往哉有王子之忠信以率之有夏子之果毅以經之有陳子之兼通以贊之嗚呼盡之矣其何有於建寧夫天下大矣非一人任也或合或分要諸治而能事畢矣此王者大公之道也於是皇甫子樂鄉之多賢慶建寧得人之盛陳子又同年友也遂述而序之

送春江張年兄之任貴州少參序

同年春江張子以南刑曹郎遷貴州少參張子居刑曹最賢以久於南諸曹私相擬當遷數必曰張子張子云銓部法自二司而上遷者必擇可者二人第其名以請疏下往往舉首得拜以為常張子之名嘗四登於疏而輒居其副凡先張子者其資弗逮甚又非賢張子也今茲拜命則貴州荒遐地非比華壤内藩也故諸曹郎戚然間張子遷而不能無病於斯乃張子則曰往以歲壬辰始釋褐癸巳服官余馬南首迄茲踰紀操牘具嚴慮

即僭輿甫幸累日以進懼其榮冒恒調滯思廸匪所存遐陬萬里視吾席前也嗟夫官方易棼醲化滋逖曩在衰季嫉浮競以澄俗援勢才以諷時其言曰勢之所求何疑焉圖惟盛隆亮工楨賢平以宅心名不詭物舉不愆度斯俊乂允升而臻美皇極不然有嫉之使澄導之使競者繩斯以談爰析古今諒其諷激味其雅言矣故使張子處於進退之境觀於恬競之際衆流所濡毋恒其慮何必積資而遷名亟登而身愈滯也又何必幽淪

倦遊而卒不免於萬里之行也人固鮮其特操幾何而不炫曜於當年取識於無窮也張子自其内心所持古所稱賢不以浮沉異觀不以遠近易節兹行也克樹其猷以永終譽達宣皇化華壤内藩孰知後先僚友屬予文以序其行并告厥位慎無戚張子哉

贈余肯山權知保定序

盖平居覽古之盛綱紀四方振育之塗登闡惟時由之士興於乂民臻於熙雖一藝之微思樂激昂罔弗利用

底績之休奕世克賴夫古之多賢惟上有以作之稽於前志粲然榮美如此往歲柄臣急功務去異議亙禁設而言路塞斯沐浴之化湮封殖之意微矣於是貞士咸替悄悄庪位不遑寧處或棲遲衡門躑躅而不進即使弗易其理承風踵敝羅絡搆會因落而振豈不古今異變而賢者亟病耶令南刑曹郎肯山余子時以御史謫宿州四遷乃為郎而折志懷直其氣彌昌若始仕者然不謂余子嘗左官也余子可謂賢而其念深矣陳臬麗

中祇於祥刑爰克有聲茲拜保定之命行予惟世能尼賢者使不進而不能病賢者史稱元稹居諫垣不碌碌自滯事無不言一挫衄於時遂跲不振為世訕誚乃余子寧耕於鄗毋寧為稹也平章本朝不如宿州之榮也故曰世不能病賢余子所治固輔郡雄鎮要區徵逦役繁財力殫微凶璫黠胥穴壞蔓延奕奕王民罹以羈旅御斯如組和斯如樂非達且弗撓無能為者乃余子投艱善應抗志懷直既達而無戒撓矣乎其為茲郡也何

有吾見余子敷政咸宜靖綏甸宇表儀列辟而耀於無窮也顧士之進退關諸盛衰而已之汙隆亦取徵焉可無懼哉余子貞樹含章濯翼圖功攸終豈虛哉興慨俛仰可以觀省余屬僚誼承役贈言

贈别南橋李公赴蜀右使詩序

聖哲乾纂隆禮熙化垂衣二十餘載而文益備治益盛綏懷輯和敷極旁務之咸臻蓋自三五所紀罔以登兹乃扞臣否臧外敵潜釁談者方虞廷之有苗庭薄伐於

南仲於是鉅鹿之思興乎玉食廟朝之上急登賢而替恒軌簡良滌瑕舉廢振淪之策用矣甲辰之夏躔耀戒武邉圉書驚穧穗在野而戎馬奔軼臺諫之議申儆近郊一二鎮臣爰逮於廷銓揆用憂務儲材以稱上意夙夜殫瘁猶恐不給藩臬之望亟升於時將是陟命蹄軌繼踐而往者積功累資之陋非復論思之所存矣楚南橋李公莅兹浙臬甫六越月而晉領蜀藩僉悅是舉也謂公銓揆之所圖也促柱之響可以敏功猷濟時之權

可以激滯念也惟公張弛咸宜惇純裕如長厚率物小大咸懷凡我聨事雖侈公之遭而悲公之離且致憾於今之辨材古之興士有大相遼者起徒步援談閒而庶僚安焉若公聲郎曹優劇郡煩參藩駿樹昭於宇内即驟炳卿貳以經大化民其謂何而遑後命之恤為甫子越序而進曰夫秦荼草緒而病晝象之孚漢絲崇防而讓平成之格是皆誚隆古於斯令無已之責類也謂舉如是而衆則競勸而幾於治矣公之兹行式遄返矣綸

召載馳取道湖山之間所以洩吾黨之悲懷可倚而俟也則巉嶤岷悍江回以階霄衢而漸皇閾也學憲文谷孔公既叙其行同省諸君咸有賦藻申章匯意不可無述文谷謂予知言屬備首簡

皇甫少玄集卷二十四

皇甫少玄集卷二十五

明　皇甫涍　撰

記

家君政事記

吾宗由吾父果州公顯公廣盱浩渺不擇地施之其心何嘗須臾忘憂官政耶又孰謂公非才而竟斥廢傳曰善仕不如遇合誠然天子置諫諍之臣曷可非人哉時

沖次世譜故洊謹序公事系其後云公弘治丙辰舉進士初督呂梁水利兩洪要害巨石巉然江間湍湧迅齧岸舟往來傭土人御石道傭得把持斂錢以為常公厲志始善䙲然治崖岍為之至則斟量傭資歲省漕粟五千石繕旁隄以殺水怒賓至如歸運夫不憂御史曹玉疏公興利除害鄭之賢令何以加之宜加其秩令久在徐則洪無遺便矣公嘗界隙地以瘞流屍悉按淫覡禁忌婚徐氏百餘家其尤炳炳則隄柳巷即水溢溢不得

漂民居公行時民船莪麥送公公手數圭遣之曰父老
愛我望我以山陰政也其歷禮部三司稍遷奉政大夫
嚴犧幣名物之數出納水銀丹砂山巔海崖之劑視刀
匕膳羞之宜諸屬職利原方張公振而堙之議宗藩禮
文數制二千餘疏大要推而麗諸高皇訓典其拒寧藩
請河泊印事不避王室權閹為之及瑾敗天子首按瑾
私寧藩朝臣始斷斷道公賢許事羅僑劾瑾事下部公
委曲覆疏僑得不死時瑾汚天下士幾盡其黨張綵器

公公即色阿之必得顯遷無疑後連坐罷去以百數未有釋然如公者也尚書劉璣干於公僅毛髮間公自以不任私顯者不奉其意璣既得吏部旦日即命下出公守果宗伯白公方茗賔聞命勃然杯墮地曰吾知其不免吾乃令為老屬吏歔欷也公揚揚徃到果熟知守所宜事鳳翔民任文王與巡按王綸居同閈也私喜亟陳椽其地欲厚牟利誣十八人盜者訟公公重誣非罪不坐綸憾之緣飾他法劾公天子寛之奪季俸綸鬱鬱不

展莅果時詰察恐喝既而索枏醬於公綸意實欲得金公私念曰畀御史金以重污朝廷甚非吾心竟嬰枏醬饋之綸由是益銜公也給事羅方果人窮時飲城西娼觸娼姙遺娼金求毋訟至是囑公歸金公不可天子勅給事王萱紀功軍中方短公於萱萱來蜀綸又以為言而叅議張諾益致齒牙之猾陰中之萱因劾公受賀酉陽事解官焉果故事守至屬邑致禮幣稱賀公曰蜀寇憂朝廷六七大臣日不暇給奚賀為遣之酉陽軍慓悍

奔命在蜀挾威取隙掠民資持民妻兒去之間有亡道果者其所持妻兒度暮當抵果逃歸其夫家軍詐訐果民奪去犒功金訟高中丞高重軍僄悍深罪果以故宣撫冉舜臣得以其部七千人來會城下輒入民卧内䍐酒衡行鏖擊市上民震讋喪氣不敢瞋目視公方自保寧歸民喜曰父母且至公難償軍金亦冉輕重御之曰而欲驅果民入老酒伍耶吾持吾印綬付汝矣果民謀曰吾輩不得憂公上自卿大夫百執事下至郊外小民

爭出金償冉冉且德公解去士頌於鄉民謠於野名籍藉在臺司咸多公澤洽感激公乃以是罷也後公嘗一見萱萱憑几面發赤曰吾謂公耄耳初公至果興學崇化童婚婦鬻襁梗賓旅暴刼之俗剗刮燼滅果民號頑獷無顧藉心偷懦轉脫之獘益弛視其上公痛繩之民皆洗刷改悔充還於規其他文惡吏亦不得並緣為奸民彭姓嫉其兄毋弟其父方殯弟家比夜先引父棺出火其居殺兄毋弟二人則又誣他民訟他民逯頻不知

所為公亭之有烏哀鳴墮他民手公疑之因詰彭盜能仁而父耶弟而殺也彭驚色如死灰前服罪遂泣其母不知亦泣也遂坐彭鄉中豪數不法匿林莽岩穴有司亟跡之即撞搪抵冒謀依賊以故有司因循醞釀且大亂公削牘示豪速來吾宥汝遂巡淹泊父母妻子且屬吏汝堪之耶即依賊汝能活耶旦日豪爭詣治請坐公曰吾豈紿汝咸釋之他豪百人穫時佯立約契請貸高訾家與輒負之不與則持兵盡奪所穫至是相戒曰且

休矣吾操瓢囊求一日活也時賊方熾悉得矛鋋鋤钁
樓櫓礨篠之具人囊沙縶䲭間級而升城所過城輒下
延燒民居照映百里摧堅絶險帥斂手滅聲勢不敢近
公列堡辨途脩城鑿井日椎牛饗民校業賊七至公晝
夜擐甲不得交睫民亦殊死戰果得無事蜀民言曰重
慶地險民以完果民以完賴守賢由是中丞林公具公
賢聞上副使張敏僉事郭東山撫賊與賊行受命令所
在不得持寸兵禦賊賊恬然事故常長鈸黄帕首躍馬

果郊外公命倅以芻粮勞斂且白斂脫有變如果民何不敢入儀衛又命民事刃卧戟伏陴為備賊相謂曰此非膽大守地耶夜半渡河去當是時果幾陷公既罷太保彭公命禮幣留視事劉有司奉公如初及平蜀疏公云順慶守奮於無聊之餘絶賊東道逮縶其家屬賊解心益挫臣不憂餉給不靡歲月而收八載之功者順慶守之力也竟不報男涍謹序

東隱記

好者形縻也沿乎無窮獨形哉寓以不形其縻歸均東隱子聞之愀然曰我幾殆矣好者形縻也吾以為大戚也吾志行於東方有方而無物形而無物然則幾寓矣志以是行適以是大和茫乎杳乎東麗之君恍乎忽乎東之萬形吾方且拒之而彼蠢乎其萌之吾方且休之而彼熙乎其來之篠之其無所遺之耀之其無所章之寅存而聖思吾是以終孰為縻均甫子曰幾矣夫是之謂益縻子何不遺汝之形忘汝之好內外合通與方玄

同故曰死生為一條可不可為一貫與其離於東西而爭之也忘也化也方之外無跡也疇昔之縻是謂脫梏東隱子世挾貲雄榮至於子之身䏗之盡棄其術循溪而東宇於懿土夷儀而簡軌于于而安居强而教登稅而享何懿子之表而罔子之弘也甫子之曲也日之升光告以懸解

有無亭記

北涓王君真州人也廬於江之北人稱之曰北涓先生

常擇異處亭而臨之以盡納大江之勝閒讀右丞臨汎之句若有契焉而遂命之曰有無之亭雲霧吐納陰陽闔開江上諸山隱見無時旦暮殊狀海門杳渺絶壁千尺冥濛欻忽但聞江聲孰有孰無莫為端倪天下之奇觀於是乎在而君曰攬歲結㢭為文章振耀家國亦不為無得於茲亭矣然君之趣有進乎此者嘗謂道無古今亦無有無有無之際夫是之謂道此天地之與而萬物所由以終始者也又有見乎天下之大何物非我而

我之所遭有忽然不知其所常者其適有也未有能使之有者也其適無也未有能使之無者也且其為有無也庸詎知其卒於有且無也是故乘物以游之達其天和而於是非得喪窮亨喜戚出入倚伏反覆變化之故凡皆有無之蘊而相為不窮者吾以是一之於外而忘之於内也盖其趣如此故其仕也歴試州郡人以望任為惜乃令淹跡郎署而視其色若無少不足者其臨政若勇於始者其真有道者之所為歟是故非衆人之所

能識也然其名之亭也猶將白之而不能無所滯累也何曰是蒙莊氏之所謂寓也寓而不有默與道俱雖身莅繁曹而不異乎亭之偃休也目厭訟牒而不異乎江山之臨矚也以是心往行當膴仕勒鴻其何異致然則無是亭亦可故曰寓而又何滯累之有予今年夏來觀政於刑曹一日君謂之曰吾廬有無之亭欲記其所為名者而虛者久矣其以屬之子予幼而讀君之文今幸而覯君之政有以得君之心也故不辭而為之記

讀天官雜志

滲曰周禮之言極猶易之時書之中聖人化成天下之大本而垂世精微之訓也有天下者考其本末源流之所在則所謂以道治天下者蓋自有不外乎法而不囿於法者矣體國不從葉氏之說

滲曰按周官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蔡氏以為内統百官外均四海蓋天子之相也百官異職管攝使歸於一是之謂統四海異宜調劑使得其平是之謂均乃

若勦取均節之意而言此說經之大病也

涍按吳氏以司裘內司服追師屨人夏采掌舍幕人掌次冪人世婦甸師女祝皆屬於春官至女祝又以爲秘祝之官賢君之所去又烏可用之於宮中哉宮中用此禮必有巫蠱等禍作於不測矣而遂欲殺去此職其論美矣然先王之世固不可以末季衰亂之流弊而言之也立說以示戒可矣而必欲以意爲之去取則恐無以測聖人之深意而亂經文之舊也周禮之作不爲末世

荒淫不可測之變而懸其所欲設之官象告之易不為情偽繁滋不可已之勢而責其所不及之辭其意一也

滹曰屬職聯常成法刑計八法之體所以立也舉辨會聽經正糾弊八法之用所以行也官刑康成之說得之

滹曰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則知關市之所取矣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則知邦中之所取矣各以是推之則地之所屬財之所宜斂弛之常豐約之等皆可得而知矣

涍曰按註藪亦有虞掌之亦指其人而言也九兩之中有舉其重而言者如地與貴是也有互見之者如賢與道是也有相資而成者如利以聿之治以成之是也上以是九者而施治下即是九者而協從是上與下相為聯綴也邦國之民莫不有所繫而相親睦是下之自相聯綴也先王比天下之道如一身之間一堂之上豈有睽離渙散之俗乎

涍曰觀周禮廢置誅賞見先王行法之義觀周禮懸之

象魏徇以木鐸見先王示法之仁懸之象魏而見之者熟徇以木鐸而聞之者真王者易避難犯之法固如此也萬民不言徇者嫌於瀆也

涛曰謂之典者合之盡其大而有經常宏遠之規謂之職者析之極其精而有委任察察之義

涛曰善言其德也能言其才也有德有才而不可以不敬敬而歸之于正法與辨則才德之緒耳此亦立言之次也

濤又按鄭氏曰萬民之疾治於已然自王而下則去其疾於未然凡人之疾未有不生於飲食之不謹令也飲食膳羞珍醬之齊既以時而眡之鹹酸甘苦辛之助又以時而和之牛羊犬豕魚鴈之宜又以其物而會之凡所以調和王之飲食而助養王之血氣未嘗不極於愜適疾病何自而生乎是固治之於未然之前也由是觀之食醫一官乃先王謹疾之深意自漢以來其說未有改也而吳氏乃謂食醫之文無一字及醫療等事止言

調和膳羞故取其文合於內饔則其論泥矣

書雲巖先生周易餘毳

雲巖先生志述古易玄探潛玩晝忘食夜廢寢者殆踰三紀遂著餘毳一書以發其秘窺先生之心聆先生之論若將超然象表費氏而下無所謂辭也邵子而上無所謂數也四聖而外無所謂易也浡嘗覽之三經異册十翼類從其獨旨卓識峻邁前古以此知其志遠而學勤義精而功大矣顧謂浡有聞忘己就榷且惜玆書之

弗彰先生雖潛德肥遁未耀於世然書之傳以道不以位理之存以心不以時後世子雲終不可誣也獨涍淺劣所謂童而習之白首茫如者茍曰若此為允若此為疑若此宣聖之所常言若此宣聖之所未嘗言若此諸儒之所及若此諸儒之所不及竊懼借聽者之無以復也嘉靖九年長至前一日後學長洲皇甫涍謹識

皇甫少玄集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皇甫少玄集卷二十六

明 皇甫涍 撰

表

請立東宮第一表

茲以天眷皇明篤生聖子臣某等伏望皇上早頒冊命正位東宮以隆國本以繫人心以永皇明萬萬年無疆之休謹奉表陳請者臣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上言伏

以承天立極當崇永世之圖尊祖敬宗宜豫建儲之舉
蓋將衍萬年之統實以繫四海之心凡在照臨孰不忭
願恭惟皇帝陛下温恭允塞齊聖廣淵天明地察而祀
典肇新禮備樂和而頌聲交邑值庶績咸熙之會啟三
靈孚佑之祥元嗣誕生宸闈洽慶顧南郊禋告雖特舉
乎崇儀而東序升儲尚未頒乎顯命臣等重惟太子正
而天下定元良建而萬國貞乃帝王之遠猷為古今之
通道伏望皇上承天命之既固察人心之攸歸特降俞

音遹脩曠典重暉麗正煥寶冊以敷文淑氣布和儼青
宮而正位則人神胥悅薄海騰懽祚隆有道之長化協
無為之盛臣等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
以聞

第二表

伏以鴻休昌後啟聖祚之無疆燕翼貽謀慶大君之有
子顧惟冊典未拜俞音用伸向日之誠再罄祈天之禱
恭惟皇帝陛下神化宜民中和建極際四海文明之嘉

會隆百年禮樂之昌期首正郊儀歆皇穹之克享繼新廟祀衍烈祖而思成紹八葉之丕基崇兩宮之徽號典章咸備治道大成聲教誕敷禎祥疊見獨儲闈未正而率土繫心乃鼎命既凝而普天均戴在皇上雖秉克讓之德於天道實昭啟佑之機況具體聖人豈以少長而或異承休上帝當覲臣庶之攸同伏望皇上眷離照之重明法乾綱之獨斷弘開鶴禁協春王届令之祥肇闢龍樓錫元子承祧之命歴神人以之悅穆而社稷有所

憑依聿開萬世之禎允答三靈之眷

第三表

伏以主器在於長子所以明繼體之尊建儲非為私親固将昭嗣統之重殷書載以貞之訓漢史垂早立之文在昔有徵於今特盛河清海晏丕膺萬億之期天與人歸敢致再三之請恭惟皇帝陛下握樞御世立極建中郁郁乎文巍巍惟大當流虹之肇慶咸就日以傾誠瓊幹分輝乃殷王之元子銀潢演潤賔周代之文孫顧國

本之益隆在天序之先定臣等又惟皇嗣誕降之日屬當宗廟告成之期皇矣列祖之神昭然啓聖之意是以復彼愚悃屢瀆天聰伏望皇上遵明徵之祖訓抑謙讓之至懷旁燭休符深惟大計特頒冊命早建儲君仰奉兩宫之懽俯慰羣臣之望則億兆君師之永賴郊廟神靈之顧歆無貳無虞緜萬年之國祚惟敬惟一衍千聖之心傳

請立東宫上昭聖第一表

慈以天眷皇明篤生聖子臣等伏望昭聖恭安康惠慈
壽皇太后贊宣冊命建立東宮以承宗社萬萬年無疆
之統以隆國家萬萬年太平之福謹奉表陳請者臣等
誠懽誠忭稽首頓首上言伏以博厚承天肇配兩儀之
位含弘育物聿隆萬化之源風教式敷虹祥載錫屬熙
辰之盛舉視前懿以增輝恭惟昭聖恭安康惠慈壽皇
太后陛下淑慎在躬中和毓德光昭寶命崇太母之丕
稱慶衍瑤圖享昌朝之至養方凝神於順治欣播美於

元良桂寢發祥椒宫協瑞盖嘗歷觀乎典禮允宜豫建乎儲君臣庶同情古今一道伏望俯從輿議特賜允俞念有子為謳歌所歸謂長君乃社稷之福賛睿謨而親决歆冊命之早頒神器恪承奠皇圖於有永天休滋至緜聖壽於無疆臣等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

奉表以聞

第二表

伏以昌祚登閎仰皇天之眷命隆基培植昭厚地之成

功純風協暢於慈闈嘉祉肇鍾於元嗣懿兹典禮惟仰
賛成虔俟允俞爰申𥟖請恭惟昭聖恭安康惠慈壽皇
太后陛下得一以寧承天而順嬪則著於宫壼王化達
於寰區孝廟夙承克相馨香之治武宗載翊聿成佑啟
之功重惟經國之謀爰有建儲之議典則必貽之子元
良在正其名盖將繼體而承祧尤貴乘時而豫立人心
允屬天命攸凝宸極遥瞻已合辭而上請俞音未獲徒
切仰於下懷伏望察人謀之僉同賛聖志於先定璿源

衍慶懋蒼旂青輅之儀華渚呈祥煥玉篆金鏤之冊掩前猷而獨盛啟後聖而增輝俾熾俾昌享萬年之壽考以似以續綿千億之子孫

第三表

伏以登配一人道貴承天之順母儀四海功存啟聖之息元嗣挺生固宜豫建睿謀宏遠亦在贊襄將圖奕世之永安敢憚煩言之三請恭惟昭聖恭安康惠慈壽皇太后陛下積慶塗山發祥渭涘燮和陰教徽風暢於六

宮膺受天休寶命光於再世祖宗大訓盖嘗躬率於行家國令猷罔不迪知其蘊顧惟元良之早定允為治世之良圖當先朝之立君既蒙擁佑之力在今日之建嗣宜勤勸相之心是用虔請之再三實冀綸音之俞允有開聖意仰藉慈言舒北闕之至懷肇東朝之正禮分坊齒胄佇毓問於承華主器承祧適蜚英於上序重明照乎天下大策定於禁中鳳寢三朝坐享文孫之至養鴻基萬祀仰承上帝之昌休

請立東宮上章聖第一表

伏以坤儀至順合聖德於無疆離照重明肇元祥於有慶過歷衍閟昌之祚升儲屬孚佑之期瑞氣旁敷懽聲齊動恭惟聖母章聖慈仁康靜貞壽皇太后陛下中和成性溫惠在躬篤生神聖鍾萬年之景運恭履帝位紹八葉之洪基垂懿範之章明煥徽音之赫奕爰發祥於熙洽迺錫祉於元良國本彌隆仙源有繼凡臣工之小大無不傾心在慈聖之尊親尤為屬念臣等恪陳愚悃

仰達宸闈伏願贊金冊於早頒屬瑤圖於永賴受天純嘏開世太平昧旦龍樓禮閱東朝之盛長春鳳寢壽齊南極之尊臣等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以聞

第二表

伏以恩深保育龍飛昭啓聖之功德邁思齊麟趾發誕祥之慶屬當昌運宜舉曠儀仰慈睿之贊成慰臣工之忭願恭惟聖母章聖慈仁康靜貞壽皇太后陛下安貞廸

吉淑慎凝和有煒承休無疆合德相河間之禮樂婦順明章貽豐鎬之謨謀神功博大顧惟文孫之肇育尚稽冊典之煥須切以祖宗成憲舉不後時帝王有真生而凝命譬朝曦方出於海則麗景已光於天故古昔賢聖之君莫不豫副儲之建蓋天地神人之主豈徒崇謙抑之風臣等不勝犬馬之懷未遂雲霓之望同心仰戴再用敷陳祈懿訓之俯從開聖志於克斷舉行盛事光闡令猷佳氣鬱葱茂對重輪之瑞徽章炳煥弘開少海之

朝緜國祚於遐昌基天命於宥密椒宮協慶彌臻百順之休蘭殿增輝坐享萬年之養

第三表

伏以垂禕撫治適觀王化之成主鬯承祧宜贊元良之建人謀從而翕集天道應而昭彰事在必行理當申籲恭惟聖母章聖慈仁康靜貞壽皇太后陛下含弘履順和懿凝休宜室宜家肇纘徽音之嗣在宮在廟式刑文德之純保茲聖躬施於孫子祥鍾芫箄璇源衍流派之

長化洽珩琚寶命屬隆基之固夏道占啟賢能繼殷邦
仰湯降不遲惟懷永圖莫先豫立臣等重以社稷之福
在長君國家之慶惟有子況昌運適際乎累朝之盛而
儲位久虛於一紀之餘元位既昭鴻名宜正陳情丹陛
羣心尚沮於撝謙申瀆慈闈大計望形於蚤斷伏願鑒
懇忱之交積燭符瑞之駢臻贊協聖猷舉行懋典不以
臣下屢請為瀆勿以神孫尚幼為辭敷金冊之崇儀布
青宮之顯命則普天均戴率土俱懽怡順治以凝神天

休滋至撫重暉而衍慶國祚彌隆

請立東宮再上表

伏以立極始彝倫之正道懋大君繼體端統緒之傳禮崇元嗣恪覲成憲歷考前規凡稱有道之長一本建儲之豫人心繫屬宗祀光輝恭遇皇帝陛下德隆堯舜功邁禹湯聖久道而化以成皇建中而民用乂粲然復興禮樂煥乎其有文章鼎命淵凝載洽宮闈之慶璿源濬發屢昭弓韣之祥日月於是貞明天地以之交泰臣等恩

雲海嶽報擬涓埃嘗積微誠爰申末議豫順而動瞻北極以陳虔震洊而亨冀東朝之快覩綸綍之音三降獨謙讓而未遑雲霓之望久懸竊懇懃而弗置重惟皇嗣睿質天成英姿日茂等文王之生有聖德同黃帝之幼而狥齊茲者玉律環周金相裕盛在皇上撝謙之志可因時順理而回故臣子籲請之言敢瀝膽披肝以獻伏願鑒三靈之薦祉嘉萬寳之成功涓以吉辰舉茲大典元儲正位煥縟禮於彤庭顯冊敷文靄重暉於青輅啟

作述純熙之緒協貞元會合之符上以慰聖母之慈下以答蒸民之望執匕鬯而承廟社頌有慶於一人垂衣裳而法乾坤衍無虞於萬世

頌

東湖頌并序

大中丞蒼梧吳公別號東湖時朝廟鼎臣文章鉅伯抒情飛翰而臚其幽素者既以炳炳奕奕無所於隱矣今茲按節於蕪涍從諸生之後幸瞻公之表而聞公之教

竊惟公以嘉淑之質敦正中之學播為辭命則和平純
裏實而不華達而為政則仁融通飭大而有經匪培基
蓄德之有自曷臻弘美溯源考本公之得於玆湖者茂
哉邃矣嘻其不我誣也用是略其土風之感妄意採脩
之盛再拜稽首作而頌焉頌曰
於維南極虞風朗融五嶺騰峙七澤環通揚霄炳靈懋
液宣鍾乃眷秳挺嶽降稽崇沖含粹懿前良有作希躡
顔閔明悰闢洛相㕔泓澄藏居遐迪登川永嘆興遊耽

索乃即乃構嘉名展附楚奏長思吳吟聊寓既曰理準

亦惟情慮懸懷狗軨相羊太素物我同塗小大齊觀昔

哉周覽猗邵之賢人墟涉税中土潛盤公智有燭寥廓

頫翩茫茫周道浩浩中經曾唯豈墜顯允先程迴游參

體欲至相承傒企之廣傒蔽之精公廬幽睥在湖之濵

日大以肆濵滉彌臻綜之以禮緋之以文成淵渺沔譬

物斯春載瞻斯構載沃載滌沃以克復滌以常默龍鱗

湞瀾源潛不息礜髦斯士樞衣雲集悠悠楓嶠萋萋蘭

畹粲粲以敿抑抑以践冥心曰殖仁舒義卷彼美清淪芳輝增遠維公鳳舉茂策滂敷是荷是贊莫匪令圖剛腸首節惠化流區令之司直乂紹先孚曰予小子慕思有翼公殿南江光儀是覿翹睇湖堂餘波奮激濡毫頌美以播貞則

辭

弔瀨源阡辭

瞻龍泉之華壤兮嘉名源之孕靈崇岡鬱其環繞兮俯

淵流其若縈隆隱隱其蜿蜒兮伏純氣於玄扃昭白日之千齡兮諒茂德之是憑欽橋門之高風兮軼貞耀於往哲紹芳流於桂溪兮等淮波之不竭翳體魄之永安兮肇蕃祉於奕葉贊邦憲以緯世兮益兹巖之巇嵲龍山阜兮嶽降維時固乾精兮坤厚以綏敷喬林於秀麓兮鳳翩翩而來儀挹駿烈而永懷兮聊宣之乎斯辭

祭文

代郡守祭神文

茲者天雨繇浹春陽久鬱男麥女蠶阽於敗憂某等捫省驚惕實惟瘝咎罔以克承明神載勤禋禮未獲報休而廵撫都御史陳公方蒞我土乃睠軫恤格以恵仁惟神正直棐忱影響顧懐有民雲翳開除羲輪照煦萬姓衎衎謳歌鼎臣乃知皇天無私靡誠不鑒靡德不祐下職悼汗彌益而靈貺之庇則厚矣薦羞䖍答神其右之

祭外姑查孺人文

年月子壻某謹以薄奠昭祭於外姑查孺人之靈曰噫

景祇精嘉則蒸生膏儀亂華禱仁幗經既偶既宜允效辰施承肅愉愉乃安靡暌相厥先後休和德門裡有拓範表無閒言夫子金玉擢桂克世猗內之光亦有攸濟履祉亨家維旭維杲以燔以斟莫不靜好雜佩稱詩孰武斯良令恭有勴純嘏厥明花邑江隈子也載馳靖貊徽音靡歇不弔殲我良人癯憂孔旅為縞為冰素輝式茹日裡上玄慈惠彌篤胡嗣之邛坎疚觸目懸黎在詹軛毀銜決逝逝崛崛光蕙多雪鳴呼哀哉積善不遐德

蝦不徵匪曰不遐憂盱𪓐傾嗟嗟片玉在昔成思實恫小子憯不受知作鼃之貽靈標長吁殄孽滋甚痛奮非夫明昭戚言鑒民維天捫省如何屑涕如泉玄扉將啟長夜悠悠靈其有知以右牢羞嗚呼哀哉

祭杏東司徒夫人文

某等昔自幼穉聞夫人賢均以嚴君彙抜而然登籍丙辰同司徒年夫人之賢既懋既宣歸司徒公淑慎不愆忘賢忘貴婦道克全烈烈司徒夙夜國事夫人相之室

憂靡遺皇毗是基永靖於位雖無攸遂坤承有自於維
懿德福禄來萃賢明仁智耀古之志我父自公頌歎芳
猷允矣内則斯令寡儔辟司受詔代謝春秋徽音在人
同辭不謀詩人播詠實惟好逑德盛益昌令子紹休紹
休明朝館閣蜚聲道亮天工文蔚世程十載之間俯仰
極榮某等哭司徒墓方悼邦楨繼之夫人蘭彫玉傾匪
文侑奠聊用叙誠

祭毛同年乃翁東石文

維靈碩美在躬邁訓知服黼藻綺文紳纓表族克孝克友實秉之良敦仁安義惟道之常乃結於心乃率於履為則人兄為綱人子伏泣感令推財激俗古有樂許照耀芳躅處順恬養幽園是營達人大觀逍遥永貞姚江鉅壤佳麗之區陶情水竹適志禽魚峩石在庭日攬秀色東山之心賢不可測徽德後人廸以義方勤繐祇訓克懋弗忘鐫銘九思播詠三益羽儀既就騰聲仕籍賢哉令子惟志之承望舍雲合驅轅雪凝文陛朝踐哀言

夕聞星奔靡恤毁骨炎瞕某等藻鏡齊映冠緌同新哀深覿變實仰斯人緬維懿軌令猷孔宣龍章終賁以慰扃泉比音越鳥委恨南枝山川遐遠引望長思

皇甫少玄集卷二十六